

鮎埼亭集

三



鮎埼亭集卷第六

鄞 全祖望紹衣譔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碑銘

明四川道御史再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謚忠貞
今謚恭潔陳公神道碑

世祖章皇帝追卹甲申十九忠臣吾鄞陳公其一也公
之卹典在勝國已有之後復邀 新朝之恩命而塏

道之文未具蓋公無後凡再繼而再絕以故遲之至今
乾隆改元諸陳請予爲之予考□□所作公傳□□略
而家傳又失之誣乃徵之高都御史所作志銘并林都

御史之集別爲一通以畀之按公諱良謨原名天工字士亮一字賓日宋文介公禾之後崇禎辛未進士釋褐雲南大理府推官滇中道遠而土瘠筮仕者多畏之及公謁選而銓司勵有大理一缺或曰盍少待之公曰擇地而仕非貞臣也慨然請行至則以法清浪穹民屯積逋之困蠲祲歲糧東晉湖爲趙州七村所仰給而漢邑亦資其啟閉常雨爭之公立斗門二閘於湖蓄洩以均因豁湖中新增夏稅練兵禦寇六載以考最召對時思宗方講敬天之學諭一切章奏箋表不得褻用天字乃御筆爲之更名擢四川道御史巡按川中公爲人木訥不妄

言笑每當廣座諸人論辨蜂起公獨嘿然其居官循分盡職不與時風衆勢相和於世間所謂黨部門戶流品之說不曉也時流寇鴟張天子倚督相楊嗣昌以平賊賜劍出征初亦負時望及大用後日以舛繆自其用熊文燦爲總制大壞國事不得已親出嗣昌故楚人不欲流賊塗炭鄉里思縱之入蜀而徐圖之而公以巡按甫至公之在朝也不甚知嗣昌心迹猶以前此人望謂其才爲可倚旣抵蜀亦不知其將以蜀爲壑躬閱關隘飭文武爲堵勦計初公奉勅專任城守以衛蜀王已而又

有監軍之命行間功罪無所不豫獨勦撫進止機宜聽

之撫鎮而撫鎮又受督相節制蜀撫邵捷春亦良吏顧
嗣昌不之喜欲誤其事而陷之公時時調兵食以佐捷
春賊遷延東去復自巴巫入楚嗣昌始終思撫賊公謂
捷春當仍調兵合東北二鎮以堵賊又言川中間道最
多宜防詭師又極言賊之不可撫捷春阨於嗣昌不能
盡行公言而賊果乘虛自巴霧渡開新公恐其薄成都
晝夜講求守禦之法賊偵知有備不復至嗣昌委開新
之過於捷春有詔逮問并奪公職令殺賊自贖公之受
事也嘗奏言督師實心辦賊其功可就識者知公朴誠
將爲嗣昌所賣至是而驗及秦兵報瀘州之捷斬首一

千三百餘嗣昌夸爲大捷而公覆按有瀘州殉難官民

無首一疏極言秦將之欺負

時取官民死事之首以爲賊首

乃知嗣昌

之誤國而賊已自蜀入楚襄王被害嗣昌聞報自裁天

子爲之旰食命公畱蜀以任後事再踰年始代還以乞

假省親歸公之歸也同里林大行薊菴迎質之曰聞公

前此有獎武陵之疏然否公歎息曰良有之不知其方

寸一至此也大行笑曰公從西臺出獨不知其排黃石

齋殺盧九台陷楊機部害孫白谷引陳新甲熊文燦耶

而尚信之耶公謝曰是吾罪也蓋公之醇厚有如此者

返命補原官視太倉時國事已去京師在官者皆求南

下以避禍公瀕行獨呼畫師寫照而後發或問之曰此
委身而去之日也生還其可望耶甲申三月十九日城
陷作書二函一上太孺人一以與承祧子久樞賦絕命
詞示其客李芳泰公之少姬時氏燕人也時年十八已
有孕公欲使僕從護之南行不可欲遣歸其家不可請
先公死腕弱結縵不急公助之歎曰一婦人乃如此時
氏氣絕公乃自縊時年五十有六義僕周明以公樞及
時氏之柩歸鄞人相率焚香迎拜哭之南都贈太僕寺
卿證恭愍江東加贈右副都御史謚忠貞

世祖章皇帝賜謚恭潔命有司致地七十畝以祀之董

戶部守諭嘗曰三代以下未有不好名者賓日不好名其殺身所以獨真也至於公與嗣昌始末自少知人之鑒此不足爲公諱顏魯公尚爲賀蘭進明所欺況他人乎陳氏家傳乃謂公早草疏欲糾嗣昌或援石齋黃公之禍以危公是以中止是則欲爲公回護知人之哲而反誣公以見義不爲之懦夫以失察咎公是不知也如家傳之言是無勇也不知之過如日月之食不久而更此公所以終暴其瀘州之欺罔也無勇之過則持祿養交以與於誤國之罪是小人之歸其以愛公而誣公不亦愚乎又云公於嗣昌死後劾之遂追削其官爵按嗣

昌身後未嘗褫奪也諸公不審引入志乘可謂疎矣是
不可以不辨公之墓在城南蔣監橋其祠在城北娑羅
園乃又爲之銘曰

公之大節足感信公五百餘年魂夢早通失於武陵不
害其忠粹然心迹天日昭融彼諱之者適成愚蒙我銘
公墓据實折衷

明直隸寧國知府王塵錢公神道表

明萬歷中臨江知府錢公若賡在儀部以選妃事得罪
神廟神廟欲得間殺之旣出守會勘故御史劉公爲江
陵所陷狀江西故撫臣坐是遣戍諸貴人之右江撫者
怒乃以其嚴刑捕盜賊目爲酷吏峻其語上聞神宗大
怒詔置之死三法司諸臣救之不能得臺省救之不能
得臨江之士民連年赴闕救之者以千餘人卒不能得
閣臣申文定公等心知其冤乃與理臣密議連年請緩
決而以長繫徐爲之圖長繫三十七年終不得出萬歷
四十七年己未臨江之少公敬忠成進士臨江三子皆

授經於獄中少公當臨江下獄時祗一歲至是不赴大對而歸作誓墓文挈家省其父獄中還京囚服籲寃於朝時熹宗新卽位未改元也其疏曰臣敬忠冒死言臣伏覩恩詔一欵內外現監應決重犯情罪有可矜疑准與辨明開豁欽此眞累世聖仁好生之德罪疑惟輕之至心臣父錢若賡歷官臨江知府臨江盜賊淵藪臣父刻意剪鋤刑罰不撓強項執法屢忤當事浸淫致撫按劾奏杖斃多命乞賜罷黜奉旨提問撫按初招以淹禁多囚擬杖爲民後以聖旨嚴責遂弔取監簿內病故囚犯槩作杖斃坐酷擬遣復奉嚴旨從重擬罪法司執稱

酷吏律止爲民增例充軍亦已從重或再加邊遠烟瘴
此外更無律例可引止有懷挾私仇故禁平民致死律
一條似可比擬若贖招內杖禁死者查未細開事犯必
有無罪平民但揆之懷挾私仇之條又若有間臣等未
敢輕擬取自上裁竟奉聖旨監候處決夫曰必有曰似
可實憑空臆度之詞無何巡按御史朱鴻謨勘得招內
監故犯人皆強竊盜賊竝無無罪平民且有在外病亡
或已經發配或從未到官或當時省發不宜槩稱監故
勘的在案則法司所謂必有無罪平民者非眞臆度姑
爲雜引以完從重擬罪之嚴旨耳嗣後恤刑員外袁一

虬疏稱若賡情罪可原謂江西諸郡惟臨江盜賊繁夥號爲難治若賡念欲保全善類當先制伏兇頑稍厲威嚴多用鞭朴復因囹圄拘禁致多累死咎在求治太急嫉惡太深原非以酷濟貪故爲殘忍斯其情有可矜者按律故禁之條蓋爲官吏懷挾私仇將無罪平人故意監禁因而致死今查若賡招開監斃人數如盜賊楊班九等係應該拷訊之人其徒杖罪人彭亮一等亦皆犯在有司本與平人有間以官治民因事用法亦與懷私故禁者不同邂逅致死律應勿論此其罪有可疑者又大理卿曾同亨疏稱四品職官爲獄囚盜賊抵命國家

二百年來所未有同享名臣卽臣父所治江右人非但
執法之平亦出見聞之確又刑部主事黃道瞻疏稱若
賡之獄按臣以爲當戍法司以爲當戍陛下獨令從重
論死且若賡青年守郡攻鋤太甚至於操持竝無可議
是以今雖繫獄民共惜之不避斧鉞赴闕籲訴莫非人
心之公又工科給事中唐堯欽疏稱若賡意主於嫉惡
守嚴於茹冰江右之民屢爲若賡訟寃何止千人此千
餘人者可以聲色驅率而動乎又戶部員外聞道立疏
稱刑法不可使有偏重若賡所犯與被逮知州方復乾
情同復乾照新例充軍若賡竟坐大辟犯同而罪異乞

廣欽恤以一法紀臣略舉諸疏凡皆謂臣父法不應死也至於臨江合郡小民每年控訴各衙門及各衙門勘審條陳案卷盈几充棟未敢枚舉以瀆聖聰哭思以嚴訊盜賊而謂之酷刑杖斃寃矣原參杖斃多命乃取監故罪囚槩充杖斃抑又寃矣至將現在之人誣充監故之數寃之又寃矣卽以酷論亦律止爲民例止遣戍乃以盜賊爲平民應監爲故禁而比律入死自爲民而遣戍自遣戍而瘴軍自瘴軍而大辟因一時之聖怒傳會加等深幽黑獄忽忽三十七年今已七十九歲每年熱審旣以去天萬里而不獲開五年欽恤又以懼于天威

而不敢釋卽如萬歷四十二年恩詔有情罪矜疑不合律例及七十以上篤老廢疾者許該衙門奏請辨理臣兄弟號訴撫按撫按明知臣父情罪老疾俱合詔條第恐聖怒不測未敢題釋遂令光天化日之下有此偏枯冤橫之夫恭遇皇上誕膺寶歷大慶覃恩矜疑詔書一年再霈但無死法咸得生門若臣父幽囚四紀年及八旬初招未協兩騰廷尉平反之章特旨處分屢勤大小臣工諫諍之疏現今痿痺風廢七年又與篤疾減死例合臣甫脫胞胎見父陷獄自稍有知卽欲以臣餘年及父未死代父伏法而叩閭無策愧彼緹繫幸叨國家培

養忝中南宮將奉大對於廷而忽聞父病危篤重繭星
馳冀一訣父於獄臣父見臣不遑廷試匍匐就省悲喜
交集絕而復甦豈意尚延八十一息之殘人幸際三朝
肆赦之曠典且神祖遺詔廢者起錮者釋註誤者與雪
與復皇恩至渥也憶神祖初錮臣父而風霆無竟日之
怒臣敢涕泣終竟言之臣父爲京官時愚戇得罪權要
別構蜚語聞於神祖致觸雷霆故道瞻諫疏有云若賡
罪犯輕重正宜察諸細民之言以備處分乃不之聽又
從而罪之夫事以虛心聽之則可恕以成心聽之則可
怒臣願陛下祛成心擴虛心以天下法讞天下獄悉歸